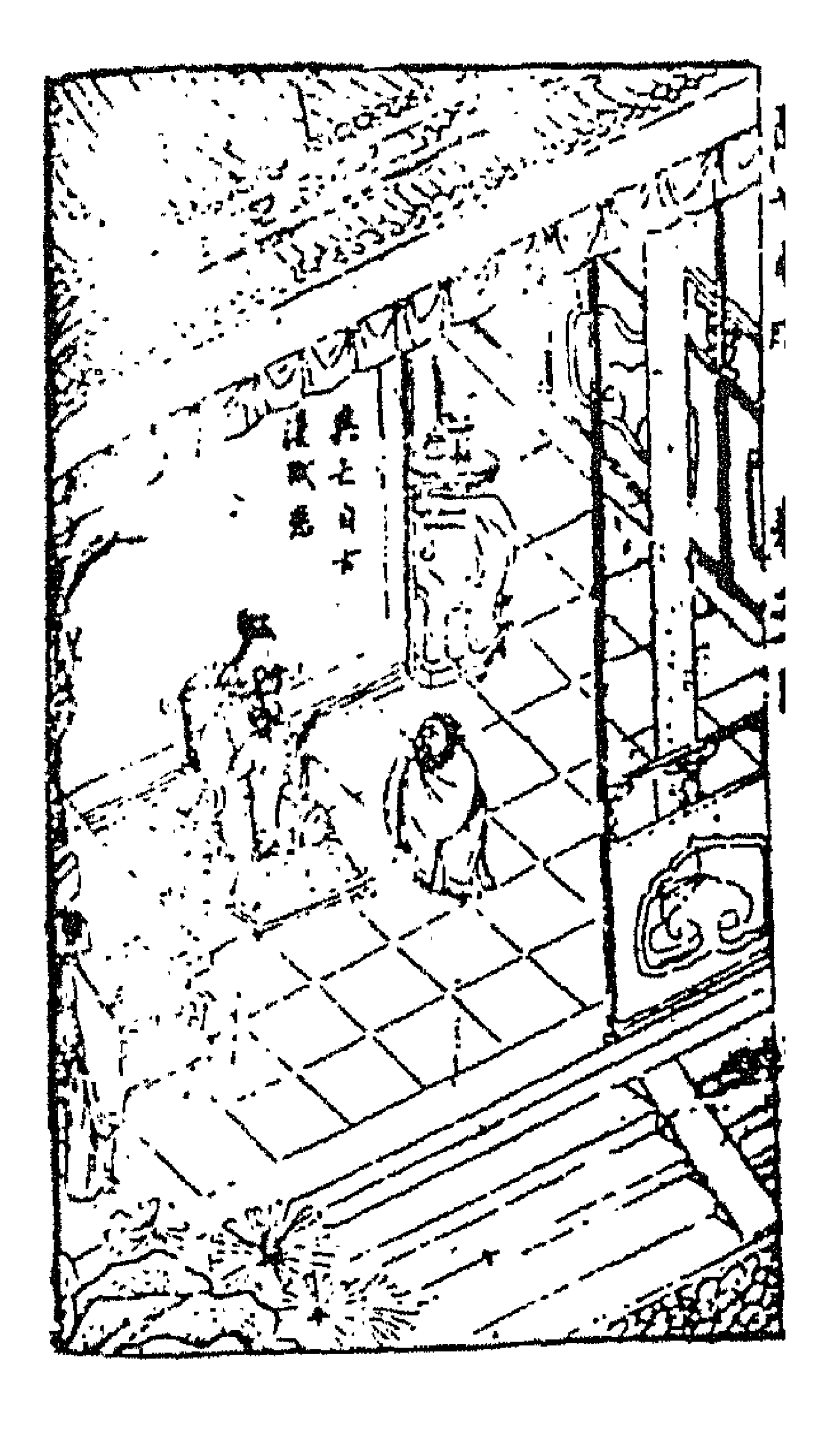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譴

玉樹歌殘舞袖斜　景陽宮裡劍加臍
瓊星自合臨天下　千里空教怨麗華

這首詩單表隋文帝纂周滅陳，奄有天下，一統太平，真個治得外戶不閉，路不拾遺。初時已立太子勇爲東宮，雖因不得母后獨孤氏歡心。原來文帝獨孤皇后最是妬忌，文帝畏而愛之。常言前代帝王骨肉分爭，皆因嫡庶相猜相忌，致有禍敗。今吾家五子同母，傍無異生之子，後來安享太平，決無後患。不想太子

勇嫡妃元氏無寵，抑鬱而死，專寵雲定興之女，所生子女皆是庶出，獨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憤，每每在文帝前譖愬太子勇之短。文帝極是懼內的，聽他言語，太子勇日漸月疎。却有第二子晉王廣，爲揚州都總管，生來聰明俊雅，儀容秀麗，十歲即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百家技藝術數，無不通曉。却只是心懷叵測，陰賊刻深，好鈎索人情深淺，又能爲矯情忍詬之事。刺探得太子勇失愛，母后日夜思所以間之。日與蕭妃獨處，後宮皆不得御幸。每遇文帝及獨孤皇后使來，必與蕭妃迎門候接，飲食款待，加平

交往來，歸去，又以金銀納諸袖中，以故人人到母后根前，交口同聲，都稱晉王仁孝聰明，不似太子寡恩傲禮，專寵阿雲，致有如許豚犢，獨孤皇后大以為然日夜譖之於文帝，說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統，後來晉王廣又多以金寶珠玉，結交越公楊素，令他讒廢太子，楊素是文帝第一個有功之臣，言無不從，皇后譖之於內，楊素數之於外，文帝積怒太子勇，已非一日竟廢太子勇為庶人，幽之別宮，卻立晉王廣為太子，受命之日，地皆震動，識者皆知其奪嫡陰謀，獨楊素殘忍深刻，揚揚得意，以為太子由我得立，威權震天

下百官皆畏而敬之後來獨孤皇后崩後宮却得近倖文帝有一位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隨滅陳配掖庭性聰慧姿貌無雙及皇后崩後始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後宮莫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髮亂神驚歸於帝所文帝怪其容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泣曰太子無禮文帝大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益指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司空越公楊素等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呼太子廣帝曰勇也楊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

不敢奉詔帝氣更塞回面向內不言素出語太子廣日事急矣太子廣拜素日以終身累公有頃左右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聲素急入文帝已崩矣陳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悲慟晡時太子廣遣使者齎金合緘封其際親書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開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相慶曰得免死矣陳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宮人咸逼之乃拜使者太子夜入烝焉明旦發喪使人殺故太子勇而後即位左右扶太子上殿以手足顛蹶倒者數四不能上楊素叱去左右以手

扶接太子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楊素歸謂家人
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能了當否、素
恃已有功於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遺酒
汚素衣、素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甚不平、隱忍不發
一日帝與素釣魚於後苑池上、並坐、左右張傘以遮
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神彩毅然
帝大忌之、帝每欲有所爲、素輒抑而禁之、由是愈不
快於素、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是素一
日欲入朝、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竟
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怖入室、召子弟二人語曰、

吾必死矣、出見文帝如此如此、我時而死、帝自素死、益無忌憚、沉迷女色、一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富安、外內無事、正吾行樂之日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召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之、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牖戶自通、千門萬戶、金碧相輝、照耀人耳目、

使世不若約有何補焉

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窗曜日
工巧之極自古未之有比也費用金寶珠玉庫藏爲
之一空人誤入其中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悅
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
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金帛千疋賞之詔選
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帝每一幸經月不出是月大
夫何稠進御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伏
於其中若御童女則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
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
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可以昇樓

周旋行乎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謂稱曰此車何名稱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命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畫士女交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鏡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鏡爲屏環於寢所詣閣投進帝以屏納迷樓中而御女於其傍纖毫運轉皆入於鏡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形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又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

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送京師詔定西苑十六院名

景明　迎暉　棲鸞　晨光　明霞　翠華

文安　積珍　影紋　儀鳳　仁智　清修

寶林　和明　綺陰　絳陽

每院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分派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

對敵歲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出自宮以求進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中夜帝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甚是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後帝幸

江都被弒，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一夕，帝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注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帝如此挂心。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耳。於是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在目前。謂蕭后曰：朕昔征陳後主時，遊此，豈期久有天下，萬機在躬，便不得豁然於懷抱也。言訖，容色慘然。蕭后奏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之，言下恍然，即日召羣臣，言欲至廣陵，旦夕遊賞。議當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

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皇后弟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陰、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經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出勑朝堂有敢諫開河者斬、乃命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

李淵爲開河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之、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死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又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促督、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賣子女以供官費到得開河功役漸次將成、龍舟亦就、帝大喜、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攀號留、且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遣將征之、帝意不回、作詩留別宮人云、

我夢江都好　　征遼亦偶然

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

車駕既行，師徒百萬，離都旬日，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憨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其名。採花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勑，寶兒持花侍側，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

便作詩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

學畫鴉黃半未成　垂肩嚲袖太憨生

緣憨却得君王寵　長把花枝傍輦行

帝大悅既至汴京帝御龍舟蕭后乘鳳舸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龍舟鳳舸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時方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則牽舟之人庇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獻柳一株賞一匹絹百姓

龍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皆種方及百姓時有謡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與災同音蓋妖讖也栽畢取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數里一日帝將登龍舟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媚麗不與群輩等愛之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蕭后性妬忌故不克諧帝復與罷擢為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

後復賦不足雜以鋼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　新妝豔落梅

將身傍輕檝　知是渡江來

詔殿腳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人莫預蕭后恚憤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登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

黯黯愁侵骨　綿綿病欲成

須知潘岳鬢　强半爲多情

又云

不信長相憶　絲從鬢裡生

閒來倚檻立　相望幾含情

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絳仙輩亦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果一蔕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上搖動合歡蔕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　無復合歡心

帝覺之不悅。顧小黃門曰。倖仙如何辭怨之深也。黃門拜而言曰。適走馬挫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爾言曰。倖仙不獨容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嘗醉遊後宮。偶見宮婢羅羅者。悅而私之。羅羅畏蕭后。不敢迎帝。因託辭以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

個人無賴是橫波　黛染隆顛簇小蛾

幸好留儂伴成夢　不留儂住意如何

帝自達廣陵。沉湎滋深。荒淫無度。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帝幼年與

無見字敘得都此唐人筆之妙

後主甚善乃起迎之都忘其已死後主尚與帝爲戲下後主戴青紗皂幘青綽紬長帔緑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有一女殊色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張麗華貴妃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妃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㕙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騎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之禮以至有今日言罷即以綠文測游酒盃酌紅梁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懽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

聞[illegible]

股栗臣無複往時姿態帝再三諭之乃徐起舞終一曲後上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詩云

午睡醒來晚　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　偏傍小窗明

寄碧玉云

離別腸應斷　相思骨合銷
愁魂若非散　憑仗一相招

麗華拜求帝賜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

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得言不能耶帝强爲之操筆立成曰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實個好相知

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仍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向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其已死叱之曰何今日尚呼我爲殿下復以往事相訊耶恍惚不見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帝後御龍舟中道聞歌者甚悲其辭曰

之可泣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饑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門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焚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傍徨通夕不寐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

不願從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煬帝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深識玄象常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索酒自歌曰

宮木陰濃燕子飛　興亡自古漫成悲

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

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甚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俄首不寐召矮民王義問曰汝

知天下將亂乎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進
人深宮久承恩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
非今日履霜堅氷其漸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
曰卿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惟不言言卽死久矣帝
乃流下沾襟曰卿爲我陳敗亂之理朕貴知其故也
明日義上書曰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出治之時不愛此身
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年
歲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亭閣臣雖
至愚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

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
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大興
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萬艘宮闕徧天下兵甲常
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涌貴乘輿竟往行幸無
時兵人侍從常守空宮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
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
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鳥魚
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陰風無人之墟鬼
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不保

朝岳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既
離方蘇生死誰知人主愛人之一何至此陛下聖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瞽言即令賜死臣下相顧箝
結自全誰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
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
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邊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
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皆未敢
言陛下自惟若何為計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願
欲行幸則將衛其從適當此時何以自處陛下雖
欲發憤修德待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

饋餉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逵人不知忌諱事急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

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之勢如何能自復回鄗輦乎帝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左右報曰義自剄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時值開裴虔通虎

賁郎將司馬德戡。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作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其奏。即下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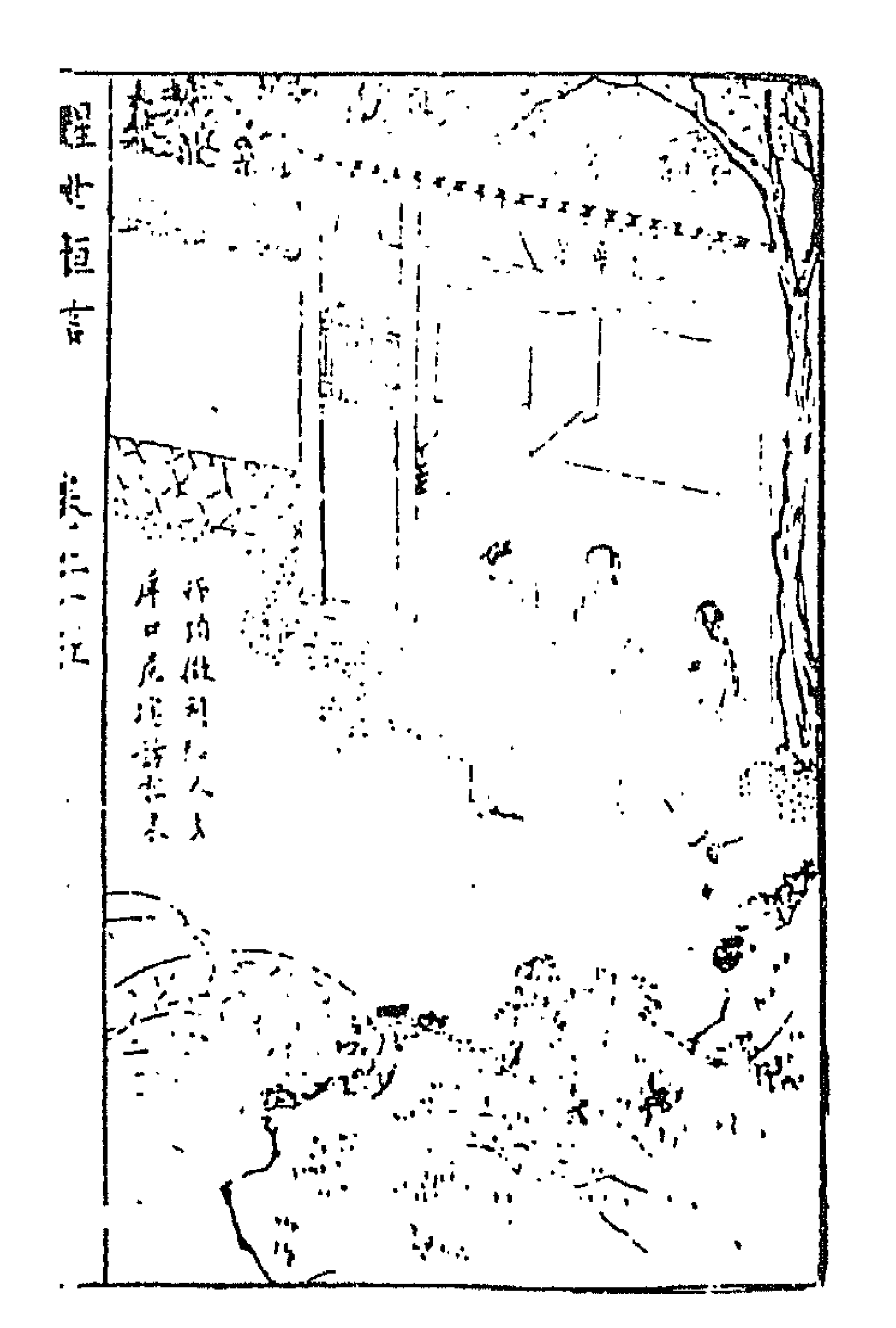
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養之節。咨爾髯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垢溢於爪髮。蟣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嬉戲。無煩方朝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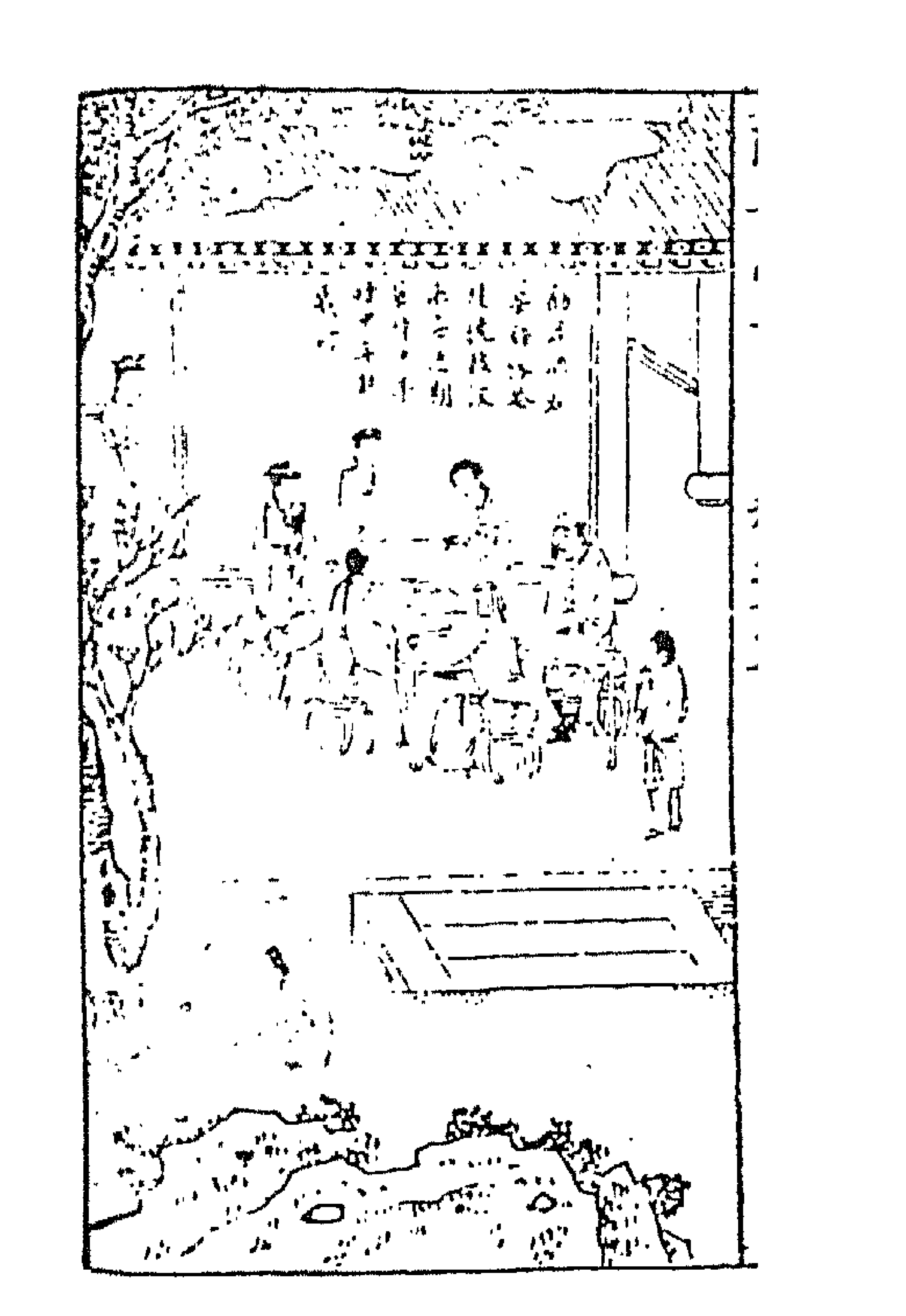
不數日。忽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德戡攜白刃向帝。帝叱

之日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得負我帝嘗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德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袴帝自臨視造數千領兩日畢功前日班賜爾等豈不知也何敢迫脅乘輿乃大罵德戡德戡斬之血濺帝衣德戡前數帝罪且曰臣實言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門臣生亦無路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携劍逼帝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大旱三年況天子乎死自有法命索藥酒不得左右進練巾逼帝入閤自經死蕭后率左

右宮嬪嬙虎頭小展為棺斂粗備儀衛葬於吳公臺下。即煬帝與陳後主相遇處也。初帝不愛第三子齊王暕見之常切齒每行幸輒錄以自隨及是難作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阿孩齊王暕小字也司馬德戡等既弒帝即遣騎兵執齊王暕於私第裸跣驅至當街暕曰大家計必殺兒願容兒承冠帶死猶意帝遣人殺之父子見殺至死不明可勝痛惜後唐文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見迷樓太宗歎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放出諸宮女焚其宮殿火經月不滅前謠前詩無不應驗方知煬帝并天亡之也後人有詩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東園蝴蝶正飛忙　又見羅浮花氣香

夢短夢長緣底事　莫貪磁枕誤黃粱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如魚似水，剛剛三日，其夫被官府喚去，原來為急解軍糧事，文書上僉了他名姓，要他赴軍前交納，如違限時，刻軍法從事，立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轉，頭也不容他回，只捎得個口信到家，正是上命所差，蓋不由已，一路趲行，心心念念，想着渾家，又不好向人告訴，只落

得自己棲惶行了一日想到有甚過是夜宿於旅店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婦之事自此無夜不夢到一月之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醒來付之一笑且喜如期交納錢糧太平無事星夜趕回家鄉繳了批廻入門見了渾家歡喜無限那一往一來約有三月之遙常言道新娶不如遠歸夜間與渾家綢繆恩愛自不必說其妻敘及別後相思因說每夜夢中如此如此所言光景與丈夫一般無二果然有了三個月身孕若是其夫先說的內中還有可疑卻是渾家先說起的可見夢魂相遇又能交感其實只是彼此

精誠所致如今說個關夢故事亦係夫婦精思所發

正是

夢中誰想非全假　白日奔馳莫認眞

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有個進士姓獨孤雙名遐叔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自幼氣異十歲便能作文到十五歲上經史精通下筆數千言不待思索父親獨孤及官爲司封之職昔年存日曾與遐叔聘下同年司農白行簡女兒娟娟小姐爲妻那娟娟小姐花容月貌自不必說刺繡描花也是等閒之事單喜他深通文墨善賦能詩若教去應文科穩穩

麗是個狀元，與遐叔正是一雙兩好，彼此你知我見，所以成了這頭親事。不意遐叔父母連喪，丈人丈母亦相繼棄世，功名未遂，家事日漸零落，童僕也無半個留存，剛剛剩得幾間房屋。那白行簡的兒子叫做白長吉，是個兇惡勢利之徒，見遐叔家道窮了，就要賴他的婚姻，將妹子另配安陵富家。幸得妹妹小姐是個貞烈之女，截髮自誓，不肯改節，白長吉强他不過，只得原嫁與遐叔，却是隨身衣飾，並無一毫妝奩，止有從幼伏侍一個丫鬟翠翹從嫁。白氏過門之後，甘守貧寒，全無半點怨恨，只是晨炊夜績，以佐遐叔

賞看那遐叔一者敬他豪爰的志節二者重他秀麗的詞藻三者又愛他嬌豔的顏色真個夫妻相得似水如魚白氏親族中到也羨遐叔是個未發達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長吉一味趨炎附熱說妹子是窮骨頭要跟恁樣餓莩壞他體面見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內之釘遐叔雖然貧窮卻又是不肯俯仰人的因此兩下遂絶不相往時值貞元十五年朝廷開科取士傳下黃榜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殿試遐叔別了白氏前往長安自謂文才必登春榜那知貢舉的官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本取

史亦出不肯出仰人一個話柄

遐叔卷子第一。豈知策上說着奉天之難，皆因姦臣盧杞竊弄朝權，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泚，得以激變軍心，劫奪府庫。可見衆君子共仕太平而不足，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故人君用舍不可不慎。元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見說他指斥朝廷，譏訕時政，遂將頭卷摔下不覽。那白氏兩個族叔，一個叫做白居易，一個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遐叔之下，却皆登了高科。單單只有遐叔一人落第。好生沒趣，連夜收拾行李，東歸。白居易、白敏中知得，齊來餞行，直送到十里長亭而別。遐叔途中悶悶，賦詩一首。

詩云

童年挾策赴西秦　弱冠無成迷路人
時命不將明主合　布衣空惹上京塵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東都見了妻子好生慚愧終日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泫然淚下那白氏時時勸解道丈夫功名終有際會何苦頻頻如此遐叔謝道多感娘子厚意相寬慰只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聊縱然巴得日後有個通顯救目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語有云十謁九空也好省窮我想公公三十年宦遊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

要緊的。你何不趁此閒時，一去訪求，倘或得他帮助，則三年前讀之費有所賴矣。只這句話頭提醒了這叔，答道：叔子之言，雖然有理，但我自幼攻書，不曾交接人事。先父的門生故舊，皆不與知，止認得個朱襄，是京兆人，表字仲翔，當初被丈人張廷賞逐出，來投先父，舉薦他爲官，甚是有恩。如今他見做西川節度使，我若去訪他，必有所貺。只是東都到西川，相隔萬里程途，往返便要經年。我去之後，你在家中用度，從何處置？以此抛撇不下。白氏道：既有這個相識，便當登時行去，遠你而去，家中事體，我自支持，總有缺乏

姊妹家，猶可假貸，不必憂慮。遐叔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無人跟隨，却怎的好？遐叔道：總然有人，也沒許多盤費，只索罷了。遂即揀了個吉日，白氏與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裝，帶著了鬟翠翹，說至開門外，一杯餞送。夫妻正在不捨之際，驀然下起一陣大雨，急奔入路傍一個驛寺中去躲避。這寺叫做龍華寺，乃北齊時廣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壯。階下遍種名花異果。又有一座鐘樓，樓上銅鐘，響聞五十里外。後被則天太后移入宮中去了。到唐太宗時，有紉僧另鑄一鐘在上，却也響得

二十餘里，到玄宗廟，還有五百僧衆，香火不絕。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殺戮僧衆，將鐘磬毀爲兵器，花果伐爲樵蘇，以此寺遂頹敗。遐叔與白氏看了，歎道：這等一個道場，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禱：陰空保佑，若得成名時節，誓當捐俸再整山門。兩齋之後登途分別。正是

蠅頭微利驅人去　虎口危途訪客來

不題白氏歸家。且說遐叔在路，曉行夜宿，整整的一個月，來到荊州地面，下了川船。從此上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順風，方使得布帆；風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

你道怎麼叫做百丈原來就是縴了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著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將生漆絞著麻絲接成的約有一百多丈為此川中人叫做百丈在船頭立個轆轤將百丈盤於其上岸上扯的人只聽船中打鼓為號遐叔看了方纔記得杜子美有詩道百丈內江船又道打鼓發船何處郎那就是這件東西又走了十餘日纔是黃牛峽那山形生成似頭黃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遠遠望見這峽中的水更湍急切不能夠到冉汛上有個俗諺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又走了十餘日纔是瞿

塘峽這水一發急緊峽中有座石山呼做灩澦堆因五月間水漲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時不及迴避觸著這堆船便粉碎尤為利害遐叔見了這般險路數道萬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卻先受許多驚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元來巴東峽江一總三個第一是瞿塘峽第二是廣陽峽第三是巫峽三峽之中惟巫峽最長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古木陰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間一線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時分方有光明透下數百里內岸上絕無人煙惟聞猿聲晝夜不斷因此有歌謠云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斷客腸

這巫峽上就是巫山有十二個山峯山上有一座高唐觀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夢見一個美人願薦枕席臨別之時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小字瑤姬未行而死今爲巫山之神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那襄王醒後還想着神女教大夫宋玉做高唐賦一篇單形容神女十分的艷色因此後人立廟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廟遊叔在江中遙望窮宋拘木爲凝睛睛的禱告道神女既有精靈能通夢寐乞爲我特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說我容貌

迭蕭決貴討怨尔些賞士務海都那之怪恩信此函詩女洗滌亢大功德

無恙免其愁念當賦一言相謝決不敢學宋大夫作此淫褻之語有汙神女香名乞賜仙擧自古道的妖有其人則有其神既是禱告的許了做詩敘賦也發下這點虔誠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再沒有別些靈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正是

禱祈仙夢通關竅　寄報平安信一緘

出了巫峽再經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覺又行一個多月方到成都城外臨着大江却是濯錦江你道怎麼叫做濯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錦朝廷稱爲蜀錦造錦既成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顏

色借加爵賜蔭此時後擢陞江唐明皇爲避安祿山之亂曾駐蹕於此改成都爲南京這便是西川節度使開府之處真個沃野千里人烟湊集是一花錦世界避叔無心觀玩一徑入城奔到帥府門首訪問韋皋消息豈知數月前因爲雲南蠻夷反叛統領兵馬征勦去了須待平定之後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戰之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避叔得了這個消息驚得進退無措歎口氣道常言鳥來投林人來投主倘是我避叔恁般命薄萬里而來却又投人不着況一路盤纏已盡這裏又無親識只有來的路沒有去的路

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自古道言人自有天
揖。道叔正在帥府門首歎氣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
問道君子何歎。道叔答道我本東都人氏殷姓我
雙名道叔只因下第家貧遠來投謁故人京中張帥
他貧耽豈知時命不濟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他只
恐奏捷無期又難坐守欲待同去爭奈盤纏已盡無
可回歸使我進退兩難是以長歎那道士說我本道
家專以濟人為事救濟去此不遠君子既在窮途若
不嫌粗茶淡飯只在荒觀中權過幾時等待帥爺回
府也不負遠來這天遭又專三樣道若尋卸此光宗

澤感只是不好打攪，便隨着道士逕投觀中而去。我想那道士與遐叔素無半面，知道他是甚麼樣人，便肯收留在觀中去住。假饒這日無人搭救，却不窮途流落，幾時歸去？豈非是遐叔不遇中之遇？當下遐叔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行不上一二里許，只見蒼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間龜背大路，顯出一座山門，題着碧落觀三個簸箕大的金字。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爲道士李寂蓋造的，至唐明皇時，有個得道的叫做徐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座不到神仙境界。遐叔進入觀中，瞻禮法像了，道士留入房內，重新叙禮，分賓

主而坐。遐叔舉目觀看。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見壁上掛着一幅詩軸。你道這詩軸。是那個名人的古蹟。却就是遐叔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詩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　故人爭勸別離杯
蒼龍闕下長相憶　白鶴山頭更不回

元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用安車蒲輪。徵聘入朝。佐卿不願爲官。欽賜馹驛還山。滿朝公卿大夫。賦詩相贈。皆不如獨孤及這首。以此說中世傳珍重。不啻拱璧。遐叔看了父親遺蹟。不覺潸

然淚下道士道君子見了這詩為何掉淚遐叔道實不相瞞因見了先人之筆故此傷感道士聞知遐叔即是獨孤及之子朝夕供待分外加敬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那蔣韋皐降服雲南諸蠻重回帥府遐叔連忙備禮求見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回二者訴說自己窮愁遠來干謁的意思正是

故人長望貴人厚　幾個貴人憐故人

那韋皐一見遐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幾日少盡關懷豈知吐蕃贊普時常侵擾專侍雲南諸蠻為之向導近聞得韋皐收服雲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

任罪我已出外話人避于之苦大李如此非學究矣不打

餘萬殺過界來要與韋皋親決勝負這是燃眉緊切的事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興師點將前去拒敵暹叔歎道我在此守了半年纔得相見怎又有此邊報豈不是命便向節度府中告辭韋皋道吐蕃入寇滿地干戈豈還有路歸得我已分付道士好生管待且等殺退番兵道途寧靜然後慢慢的與仁兄餞行便了暹叔無奈只得依允照舊住在碧落觀中不在話下且說韋皋統領大兵離了成都直至殷前關外早與吐蕃人馬相遇先差道使與他打話道我朝自與你國和親之後出嫁公主做你國贊普妻不許與

兵相犯如今何故背盟屢屢擾我蜀地蕃昝普答道
雲南諸夷元是臣伏我國的你怎麼輒敢加兵侵占
疆界好好的還我雲南我便收兵回去半聲不肯教
你西川也是難保草皐道聖朝無外普天下那一處
不屬我大明的要戰便戰雲南斷還不成京來汴梁
沒有雲南夷人向導終是路徑不熟那俊章早預在
深林窮谷之間偏伸旗幟假做伏兵又教步軍錄在
籐牌伏地而進手七刀砍其馬腳一聲號砲鼓角齊
鳴衝殺過去那些著一時無措大敗虧輸被章早追
逐出境直到昝普新築的王城叫做水沒城盡皆打

破敵得吐蕃尸橫遍野血染成河端的這場厮殺可也功勞不小韋皋見吐蕃遠遁即便下令班師一面差裨將齎捷書飛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凳响　笑吟吟齊唱凱歌聲

話分兩頭却說獨孤遐叔久住碧落觀中十分寂寞信步遊覽消遣客懷偶到一個去處叫做昇仙橋乃是漢朝司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只因家事消條受人侮慢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上說道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來做了中郎奉詔開通雲南道徑持節而歸果遂其志遐叔

在那橋上徘徊東望歎道小生不愧司馬之才娘子儘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這駟馬高車的日子下了橋正待取路回觀此時恰是暮春天氣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不如歸去遊投聽了這個鳥聲愈加愁悶又歎道我當初與娘子臨別本以一年半載為則豈知擔閣到今不能歸去天那我不敢望韋皐的厚贈只願他早早退了番兵送我歸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不覺春去夏來又過一年有餘幾等候得韋皐振旅而還那時捷書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韋皐戰退吐蕃成了大功龍顏大喜

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仍領西川節度使、回府之日、合屬大小文武、那一個不奉牛酒拜賀、直待軍門稍暇、趙叔也到府中稱慶、自念客途無以爲禮、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爲何只做蜀道易、當時唐明皇天寶末年、安祿山反亂、却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節度、有個拾遺杜甫避難來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琯也貶做節度府屬官、只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所以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難詞、其尾特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歸家、乃是替房杜兩公憂危的意思、趙叔故將道難字改作易字、明嚴樂府、一者稱頌韋皋功德

走過嚴武二者見得自己價值錦城得其所主不出房杜兩公以此暗暗的打動他詞云

吁嗟蜀道古以爲難蠶叢開國山川鬱盤秦置金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棧勾接危巒仰薄青霄俯掛飛湍猿猱之捷尚莫能干使人對此寧不悲歎自我韋公建節當關掃平西冠降服南蠻風烟寧息民物殷繁四方商賈爭出其間匪無發途貴之時舉若在衽席既坦而安麻鳥療饑筍布御寒是稱天府爲利多矣寄言客子可以開顏錦城雖樂何必思還

韋皋看見蜀道易這一篇不勝歎服便對避叔說往時李白所作蜀道難詞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今觀仁兄高才何讓李白老夫幕府正缺書記一員意欲申奏取肯借重仁兄爲禮部員外權充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庶得朝夕領教不識仁兄肯俯從否避叔答道我朝取士科目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終久被人欺藐小生雖則三番落第壯氣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自廢如今叨寓貴鎮已過歲餘家荆白氏在家久無音信朝夕縈掛不能去懷已得蘭旋回府正要告辭

伏乞憐鑒微情勿嫌方命。韋皋謝道：既是仁兄不允，老夫亦不敢相強，只是目下歲暮，冰雪載途，不好行走，不若少待開春，治裝送別，未為晚也。遲叔一來見韋皋意思殷勤，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路上難行，又只得住下。捱過殘臘，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節。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本是西南都會，自唐明皇駐蹕之後，四方朝貢皆集於此，便有京都氣象。又經嚴鄭公鎮守巴蜀，專以平靜為政，因此閭閻繁富，庫藏充饒。現今韋皋繼他，降服雲南諸夷，擊破吐蕃五十萬衆，威名大振。這韋皋最是豪傑的性子，因見地方

寧定民心歸附預傳靈令分付城內城外都要點放花燈與民同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誰敢不依自十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門首扎縛燈棚張掛新奇好燈巧樣煙火照耀如同白晝絲竹鼓樂笙簫通宵達旦韋皋每夜大張筵宴在散花樓上單請遐叔慶賞元宵剛到下燈之日遐叔便去告辭韋皋再三苦留遐叔不肯住乃對遐叔說道仁兄歸心既決難相強只是老夫還有一杯淡酒些小贐儀當在萬里橋東再與仁兄叙別幸勿固拒即傳令擺一船隻次日在萬里橋伺候送遐叔東歸又點長行軍士一

古人交誼之重如此

名牒送到明早羣僚款宴在萬里橋餞別選叔歡學金盃說道此橋最古昔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道是萬里之行實始于此這橋因以得名今仁兄青雲萬里亦由今始願努力自愛老夫婦冠雖敝拱聽泥金佳報特爲仁兄彈之一連的勸了三盃方纔共出一個錦囊說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得有今日止因王事鞅掌未得少酬大恩有累遠臨豈不慙汗但令盜賊生發勢難重累老夫聊備三百金權充路費此外別有黃金萬兩蜀錦千端俟道路稍寧專人奉送勿謂老夫輕薄爲負恩人也又喚過軍士分付

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軍士叩頭答應遐叔再三拜謝道不才受此已屬過望敢煩後命領了錦囊軍士跟隨上船那韋皐還在橋上直等望不見這船然後回府不在話下且說遐叔别了韋皐開船東去原來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兩三月早到巫峽之下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想起當時從此經過暗祈神女托夢我白氏娘子許他賦詩爲謝不知這夢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我豈可失信便口占一首以償宿願詩云

古木陰森江繞天　巫峰十二鎖寒烟

襄王自作風流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題畢，又向著山上作禮稱謝過了三峽，又到荊州，不想途來那軍士，忽然生起病來，遐叔反要去服事他又行了幾日，來到漢口地方，自此從汝寧至洛陽，都是旱路，那軍士病體雖愈，難禁鞍馬驅馳，遐叔寫下一封書信，留了些盤費，即令附船回去，獨自個收拾行李登岸，却也會算計，自已買了一頭生口，望東都進發，約莫行了一個月頭，纔到洛陽地面，離著開陽門只有三十餘里，是時天色傍晚，一心思量趕回家去，策馬前行，又走了十餘里路，早是一輪月上，趁着

月色又走了十來里隱隱的聽得鐘鳴鼓響想道城門已閉狼趕到也進城不及了此間正是龍華古寺人困馬乏不若且就安歇屏囊下馬投入山門不爭此一夜有分教

蝴蝶夢中逢佚女　鴛鴦村底聽嬌歌

話分兩頭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遊叔分別之後雖則家事荒涼衣食無措猶喜白氏女工精絕翰墨傍通況白姓又是個東京大族姑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也有學做詩詞的少不得具些禮物爲脩脯之費因此儘舉支給但時時記念丈夫扁別之

貢舉以一年為期如何三載尚未回家況聞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線天人跡罕蹤倒退鬼見愁都這般險惡地面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無如蜀道想起丈夫經由彼處必多驚恐別後杳無書信知道安否如何教我這條肚腸怎生放得欲待親往西川體訪消息只我女娘家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怎生去得除非夢寐之中與他相見也好得個明白因此朝夕縈念睡思昏沉深閨寂寞兀坐無聊題詩一首詩云

西蜀東京萬里分　鴈來魚去兩難聞

深閨只是空相憶　不見關山愁殺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餘再沒個真夢一日正是清明佳節姑姊妹中都來邀去踏青遊玩白氏那有情緒開心假推辭不去到晚上對着一盞孤燈悽悽惶惶的呆想坐了一個黃昏回過頭來看見了鬢翠翹已是斷斷難去白氏自覺沒情沒緒只得也上床去睡臥翻來覆去那里睡得安穩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又想道總然夢見裡會着了他到底是夢中的說話原作不得准如今也說不得了須是我往陽中訪問他回來他放下了這條腸子却又想道

又引出這段切題的故事

我家姊妹中曉得怎麼肯容我去不如瞞著他們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間只聽得喔喔雞鳴天色漸亮即忙起身梳裹扮作村庄模樣取了些盤纏銀兩并幾件衣服打個包裹收拾完備有孝旭特壓得正熟也不通他知道一路開門出去辦了崇賢里頂刻出了開陽門過了龍華寺不覺又早到襄陽地面有一座青鎖亭原來符秦時有個安南將軍貫滔鎮守襄陽挈了寵妾趙陽臺隨任拋下妻子蘇氏那蘇氏名蕙字若蘭生得才貌雙絕將一幅素錦長廣八寸織成廻文詩句五色分章計八百四十一字詩三

千七百五十二首寄與竇滔竇滔看見立時送還陽臺迎接趙氏到任夫妻恩愛比前更篤後人遂爲建亭於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歎道我雖不及若蘭才貌却也粗通文墨織有織錦廻文誰人爲寄使他早整歸鞭長諧伉儷乎乃口占廻文詞一首題于亭柱上詞云

陽春艷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悠長路懷君惜別同心膺填思悄碧鳳香殘青鸞夢冗

若倒轉來又是一首好詞

冗夢鸞青殘香鳳碧悄思填膺心同別惜君懷路

說神女適
安楚王又
信以為有
矣與遊叔

長恨織情傷文詩錦夢幽覓春陽

白氏題罷離了寄錦亭不覺又過荆州來到夔府恰遇天晚見前面有所廟宇遂入廟中投宿抬頭觀看上面懸一金字扁額寫着高唐觀三個大字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廟便于神座前撮土為香禱告道我白氏小字娟娟本在東京居住只為兒夫獨孤遐叔去訪西川節度韋臯一別三年杳無歸信是以不辭跋涉萬里相尋今夕寄宿仙宮敢陳心曲吾想神女曾能通夢楚王況我同是女流豈不托我一夢伏乞大賜靈感顯示前期不勝虔懇之至禱罷而睡果然夢

秋意不合夢中作勞人許

見神女備細說道遐叔久寓西川平安無恙如今已經辭別取路東歸你此去怎麼還遇得他着可早早回身家去須防途次尚有虛驚保重保重那白氏猛然覺來只見天已明了想起神女之言歷歷分明料然不是個春夢遂起來拜謝神女出了廟門重尋舊逕再轉東都在路曉行暮止遙遙望東而來此時正值暮春天氣只見一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燕舞鶯啼白氏貪看景致不覺日晚尚離開陽門二十餘里便趁着月色趲步歸家忽遇前面一簇遊人笑語喧譁漸漸的走近你道是甚麼樣人都是洛陽少年輕

舞袖天每逢花前月下、打夥成羣、携着的錦瑟瑤笙、挈着的青尊翠巖、專慣覷人婦女、是已風流、白氏見那夥人來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來美人喫着月光、分外嬌艷、早被這夥人瞧破、便一個圈將轉來、對白氏道、我們出郭春遊、步月到此、有片無酒、有酒無人、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此去能華古寺不遠、桃李大開、願小娘子不棄、同去賞翫一回何如、那白氏聽見、不覺一點怒氣、從脚底心裏直湧到耳朶根邊、把一個臉都變得通紅了、罵道你須不是定思明的賤黨、清平世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況我不是尋常巳

下之人，是白司農的小姐，獨孤司封的媳婦，前進士獨孤遐叔的渾家，誰敢覓兒，怎禁這班惡少，那管甚麼宦家良家，任你喫破㗋嚨，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擁的擁，直逼入龍華寺去賞花，這叫做賊怕落燈，人怕落套，正是

分明纔鬧嬌鬧婦　權做歡俏酒人

且說遐叔因進城不及，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想起當初從此送別，整整的過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子安否何如，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說道遊宦心轉切，不覺悶來人，坐候鼓聲，潸然淚下，坐到更深，尚未

朧睡忽聽得墻外人語喧譁漸漸的走進寺來遐叔
想道明明是人聲須不是鬼做這般夜靜難道有甚
官府到此正惶惑間只見有十餘人各執苕帚糞箕
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不多時又見上百的人也有
鋪設筵席的也有陳列酒餚的也有提着燈燭的也
有抱着樂器的絡繹而至擺設得十分齊整遐叔想
道我曉得了今日清明佳節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郭
遊春因見月色如畫殿庭下桃李盛開爛熳如錦來
此賞翫若見我時必做他趕逐不若且伏在後堂佛
卓下待他酒散然後就寢只是我恁般將氣在古廟

中要討一箇究竟。也不能勾。卽起身躲在後壁廂幽不敢則又隔了一回只見六七個少年服色不一樣漸有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單推女郎坐在西首卻是第一個坐位諸少年皆環向而坐都凝目在女郎身上迎叔想道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果然是了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便是個上妓何必這般趨奉他難道有甚良家女子肯和他們到此飲宴莫不是強盜們搶奪來的或拐騙來的只見那女郎斜身西坐攢眉蹙額有不勝怨恨的意思迎叔疑着雙眸病鬼論看宛娘潭家白氏嘆了一聲定身子就似淚

在氷橋裡過體冷麼把不住的寒顫却又想道那我好十分懞懂娘子是個有節氣的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親戚們也不相見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厮像的儘多怎麼這個女郎就認做娘子雖這般想終是放心不下悄地的在黑影子裡一步步挨近前來仔細再看果然聲音舉止無一件不是白氏再無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又把眼來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時節一發絲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夢兒裡見他把眼揉揉把脚踏踏分明是醒的怎麼有此詫異的事難道他做圈

女時尚能截髮自誓今日卻做出這般勾當豈爲我久客西川一定不回來了遂改了節操我想蘇秦落第時他妻子不曾下機迎接後來榮了丞相尚然不肯認他不知我明早歸家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我心裏不勝忿怒磨拳擦掌的要打將出去因見他人多勢眾可不是倒捋虎鬚且再含忍看他怎生的下場只見一個長鬚的舉杯向白氏道古語云一人向隅滿坐不樂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也是天緣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悶請放開懷抱散飲一杯幷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謝道

來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這班乃是無藉惡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觸怒了他一時撒潑起來豈不反受其辱只得拭乾眼淚拔下金雀釵按板而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自古道詞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撰成歌曲配着那嬌滴滴的聲音嗚嗚咽咽歌將出來聲調清婉音韻悠揚真個血令高鳥停飛潛魚起舞滿座無不稱贊長指的連稱有趣有趣把酒一飲而盡還叔

在黑暗中看見渾家並不推辭就拔下寶釵按拍歌曲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關也不聽曲中之意又要搶將出去厮鬧只是恐衆寡不敵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們只見行酒到一個黄衫壯士面前也舉盃對白氏道聆卿佳音令人宿酲頓醒俗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心下不悦臉上通紅說道好沒趣歌一曲儘勾了怎麼要歌兩曲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請置監令有拒歌者罰一巨觥酒到不乾顏色不樂并歌舊曲者俱照此例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心中害怕只得

又歌一曲歌云

歎蘘州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返今日坐愁鬢如雪

歌罷衆人齊聲喝采黃彩人將酒飲乾道聲勞動遐叔兒渾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裡放出火來連這龍華寺都燒個乾淨那酒卻行到一個白面少年面前說道適來音調雖妙但賓主正歡歌恁樣凄淸之曲恰是不稱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衆人都和道說得有理歌一個新意見的勸我們一盃白氏無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待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白氏歌還未畢那白面少年便衆道方纔講過要個閒情極的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聲音請監令罰一大觥長鬚人正待要罰一個紫衣少年站起身來說道這罰酒且從着白面少年道却是為何紫衣人道大凡風月場中全在幫襯大家得趣若十分苛罰反覺我輩俗了如今且讓寄下這盃待他另換一曲可不是好長鬚的道這也說得是將大觥放下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白氏斟遞推托不得雖强掩淚

又歌一曲云

恁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絕音書遥天雁空度

歌罷白面少年笑道到底你是那些傻偺恁恁暮之聲再沒一毫艷意柰承人道想是他傳派如此不必過責將酒飲盡行至一個皁帽胡人面前執盃在手說道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任憑小娘子歌一個兒俏逆盃酒下去罷了但莫要冷淡了俺只因連歌幾曲氣喘好促心下好不耐煩聽說又要再歌把頭掉轉不去理他長鬚的見不肯歌叫道不應拒歌便拋

下就仍只到此地位勢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飲

了這盃罰酒。又歌云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艸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卟謂胡人將酒飲罷。却行到一個綠衣少年。舉盃請道。夜色雖闌。興猶未淺。更求妙音。以盡通宵之樂。那白氏歌這一曲。聲氣已是斷續。好生喫力。見綠衣人又來請歌。那兩點秋波中簌簌淚珠亂滴。衆人齊笑道。對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真乃賞心樂事。有何不美。却恁般悽楚。忒煞不韻。該罰該罰。白氏恐怕罰酒。又只得抑淚而歌。歌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白氏道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恰如啼殘的杜宇叫斷的哀猿滿座聞之盡覺凄然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長鬚的含着笑說道我音律雖不甚妙但禮無不答信口謅一曲兒同敬一盃你們休要笑話衆人道你又幾時進了這樁學問快些唱來長鬚的頓開喉嚨唱道、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那聲音猶如哮蝦蟇病老猫，把衆人笑做一堆，是嘴邹笑歪了。說道我說你曉得什麼歌曲，丟這張空頭長鬚人到撑得好副老臉，但憑衆人笑話他，兩面不轉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你要見笑我也是好買錢學來的哩，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也儘勾了。衆人聞說越發笑一个不止。長鬚的由他們只管笑，却執起一个瓯兒滿滿斟上，欠身親奉門氏一瓯，直待他乾然後坐下，遐叔起初見渾家隨着這班少年飲酒，那氣惱到包着身子，若沒有這兩个斜扎，險些兒肚子也脹穿了。到這時見衆人亂道着他門氏渾家又不涉

憂恨涕泪交零方纔明白是逼勒來的這氣到也畧平了些邦又想我娘子自在家裏為何被這班殺才刼到這个荒僻所在好生委决不下我且再看他還要怎麽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他舉着金盃對白氏道適勞妙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連我等眼淚不覺吊將下來終覺敗興必須再求一風月艶麗之曲我等洗耳拱聽幸勿推辭避叔聽道這些殺才刼掠良家婦女在此歌曲還有許多嫌好道歉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况且連歌數曲口乾舌燥声氣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頭只是不應那長鬚的叫

道違令又拋下一巨就這時邏叔一肚子氣怎麼再恐得住牆裏從地下摸得两塊大磚橛子先一磚飛去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再一磚飛去打中白氏的額上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叫道有賊有賊東奔西散一霎眼間蚤不見了那邏叔走到殿上四下打看莫說一個人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一些沒有踪跡好生奇怪驚得眼跳心驚把個舌頭伸出半晌還縮不進去那邏叔想了一會歎道我曉得了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魂靈遊到此間却被我一磚把他驚散了這夜怎麼還捱得着等不得金雞三唱

便束裝上路天色未明已到洛陽城外捱進洛陽門徑奔崇賢里一步步含着眼淚而來遙望家門那又不見一些孝事那心兒裏就是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跳一个不止進了大門走到堂上撞着梅香翠翹連忙問道娘子安否如何口內雖然問他身上却揑着一把冷汗誠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來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裏說今蚤有些頭痛還未曾起來梳洗哩逖叔聽見翠翹說道娘子無恙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肚底一声孩子頭落地心下好不寬暢只是夜來之事好生

就感忙忙進到臥房裏面問道夜來做甚不好睡今
斎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腦疼只因你別去三
年杳無歸信我心中時常憂慮夜來做成一夢夢親
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廟
裏投歇那神女又托夢與我說你已離巴蜀垂晚到
家你得途中錯過枉受辛苦我依舊還尋舊路而回
將近開陽門二十餘里趁着月色要趕進城忽遇一
彩少年把我逼到龍華寺歌月賞花飲酒之間又要
我歌曲整整的歌了六曲還被一个長鬚的屢次罰
酒不意從空中飛下兩塊磚瓦子一塊打了長鬚的

頭一撞打了我的額角上驀然驚醒遂覺頭痛因此起身不得還睡在這里遐叔聽罷連叫怪哉怪哉怎麼有恁般異事白氏便問有何異事遐叔把昨夜寺中宿歇看見的事情從頭細說一遍白氏見說也稱奇怪道元來我昨夜做的夢都是眞境但不知這夥惡少是誰遐叔道這也是夢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說話的我且問你那世上說謊的也儘多少不得依經傍註有个邊際從沒有見你恁樣說謊轉天謊的祖師那白氏在家裡做夢到龍華寺中歌曲須不是提身下降怎麼獨孫遐叔便見他的形像這般沒根據的

那有道理

話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過有官有所不知大凡夢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夢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記掛著丈夫所以夢中真實飛越有形有像俱為實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渾家幽思已極故此雖在醒時這點神魂便入了渾家夢中此乃兩下精神相貫魂魄感通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謊正是

只因別後幽思切　致使精靈暗往回

當下白氏說道夢中之事所見皆同這也不必說了且問你一去許久並無音耗雖則夢中在巫山廟所

夢蒙神女指示說你一路安穩千求稱意我想蜀道艱難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見韋臯便見了韋臯不知貽得你幾何遲叔驚道我當初經過巫峽聽說山上神女頗有靈感曾暗祈他托汝一夢傳个平安消息不道果然夢見真个有些靈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韋臯兩次出征因此在碧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致擔閣有負初盟猶喜得韋臯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我一意告辭這蚤晚還被他留住未得回來將那路途跋涉旅邸凄涼并韋臯欵待贈金差人遠送前後

之事，一一細說。夫妻二人感嘆不盡。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退叔埋頭讀書，約莫半年有餘，梁鼎差兩員將校賚書并黃金一萬兩、蜀錦一千疋，退叔連忙寫了謝書，款待來使去後，對白氏道：我先人出仕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宦囊？我一來家世清白，二來又是儒素，只前次所贈，已足度日，何必又要許多？且把來封好收置，待我異日成名，另有用處。白氏依著丈夫言語，收置不題。且說唐例，制科舉以三歲為期，退叔自貞元十五年下第，西遊巴蜀，爲錯了十八年這次，直到二十一年，又該殿試，特來打點行裝，辭別白氏

可以爲中
索不登

上京應舉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處恙知邂叔才名有心抬他出來取作首卷呈上德宗天子御筆親題狀元及第那邂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那一个不以爲得人舊例遊街三日由江賜宴雁塔題名欽除翰林修撰專知制誥謝恩之後卽寫家書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貴且說白氏在家捐指過了試期眼盼盼懸望佳音一日正在閨房中忽聽得堂前鼎沸連忙教丫鬟出去看时恰正是京中走報的來報喜白氏問了詳細知得丈夫中了頭名狀元欣手加額對天拜謝整備酒飯管待報人頃

剌就嚷遍滿城，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那白長吉昔日把退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鄉，又老着臉皮，備了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个記德不記讐的賢婦，念着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都勾，相見之間，千歡萬喜。白長吉自推進了身子，無一日不來掇臀捧屁，就是平日從不往來極疏冷的親戚，也來殷勤趨奉，到教白氏應酬不暇。那賫書的差人，星夜趕至洛陽，叩見白氏，將書呈上。白氏拆開看到書後有詩一首，云

玉京仙府獻書人　賜出宮袍似爛銀
寄語機中愁苦婦　好將顏面對蘇秦

白氏看罷微微笑道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進留下差人擇吉起程那時府縣撥送船夫親戚都來餞送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迎叔接入衙門夫妻相見吉從大隊白長吉向前請罪迎叔度量寬弘全無芥蒂即便擬設家筵款待不題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上半年順宗也就崩了又立憲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間迎叔登陞任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如故你道他爲何陞得恁般元來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前後四篇都出迎叔之作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遷

提恰好五月間有大赦天下詔書退叔乘這个機會就討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錦還鄉親戚們都在十里外迎接府縣官也出郭相迎退叔回到家中焚黃謝皇殺猪宰羊做慶喜筵席邀請親隣飲酒中間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要把韋臯送來的黃金蘇兩蜀錦千匹都捨在寺裏重修寶殿再整山門便選擇吉辰興動工役其時白敏中以中書侍郎請告歸家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同來赴任兩个都到退叔處賀喜見此勝舉各各布施那州縣官也要奉承退叔無一个不來助工眼見得這龍華寺不日建

造起來。比初特越加齊整。但見

寶殿嵯峨侵碧落　　山門弘敞壓閻浮

却說韋臯久鎮蜀中。自知年紀漸老。萬一西番南蠻有些决撒。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遐叔自代奉聖旨。韋臯鎮蜀多年。功勞積著。可進光祿大夫右丞相同平章事。封褒國公。馳驛回朝。獨孤遐叔累掌絲綸。王言無忝。筯之輿。望僉諧。通材。可加兵部侍郎。領西川節度使。仍着走馬赴任。無得遲悞。欽此。遐叔接了詔書。恐怕違了欽限。便同白氏夫人。兼傳而去未到半路。蚤有韋臯差官迎接。約定在成都府交代。恰

好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遐叔與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廟中行香謝他託夢的盛感然後與韋皋相見敘過寒溫送過敕印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幾與公宴當日遐叔就同了廉明登點集車騎隊伍護送韋皋還朝從此上任之後專務鎮靜軍民安堵歲各更勝朝廷累加褒賞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封魏國公白氏誥封魏國夫人夫妻偕老子孫榮盛有詩為證

夢中光景醒時因　醒若真時夢亦真
莫怪癡人頻做夢　怪他說夢亦癡人

終